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五十九回 師東主美婢學填詞 鬧西湖靈妃傷破室

卻說佩纓挈同巧兒回到申江，逕進綺香園拜見韻蘭。已十一月二十九，見韻蘭面容已憔悴了許多，垢面蓬頭，淚痕清溢。秀蘭、凌霄、蓮因也在那裡，佩纓略叫了一聲。姑娘已念秋鶴同事已久，也不覺傷心。龍吉、巧兒代為收拾行李，送上杭州。所送之禮韻蘭略看一看命摺在那裡，因歎道：「我等幾許人僅剩這裡幾個了，明年秀姑娘嫁後，蓮姐姐尚朝貞去了，只剩下妹妹一個。」說著，不覺歎■，蓮因道：「好景無常，在世本無可戀，請不必憂傷。」凌霄方欲開言，忽燕卿來了，佩纓接見燕卿，看了一看笑道：「遠客初歸風塵辛苦，何事楚囚對泣？」因歷問杭州之事，秀蘭不妨意思姍姍避去，燕卿又向韻蘭道：「彩蓮船陳設，均已妥當。請去看看。」韻蘭點頭。佩纓因初歸，回到萱花園內。月紅方聽得佩纓回來走來相晤，中途接著叫一聲姐姐，佩纓歡喜，握著月紅的手，且行且問。月紅道：「韻姐姐知道秋鶴死了，哭了兩天，幸虧眾人再三相勸，今番姐姐回來，須好好勸他。」佩纓笑道：「你為何不勸？」月紅道：「我雖勸也不理，現下在招魂設位放彩蓮船。承元少爺也在這裡，要請韻姐姐把秋鶴的棺木取回。韻姐姐說珊姐姐信中，並沒說秦成已死，要將等半年再作計較。初三日本請眾僧在彩蓮船做道場，因知秋鶴不信僧道；故請新開教堂行追思禮。」說著，已進了萱堂園，任金和聽得佩纓回滬從女塾回來，叫聲妹妹，佩纓因問塾中書務，金和道：「這幾天妹妹去了，燕卿姑娘管著，今年十六便要解館了，初十去考書。」佩纓因命將行李打開，同巧兒去安置放好了，再到塾中去。原來金和派在塾中管理衣服及買辦菜餚事宜。佩纓雖住萱花園，金和每月回來，不過一二夜。故名雖夫婦，卻相敬如賓。今番歸自西湖，因月紅陪伴韻蘭，歸住彩蓮船故又居住住宿。是晚，佩纓到彩蓮船見位中供著秋鶴木主，結著白藍兩色綾彩，秋鶴的公子承元年十五歲，清秀異常，滿身衰經。韻蘭方細問杭州之事，並商議送承元回裡，另覓妥當家人，西去迎訪秦成。佩纓搖頭道：「此事恐不妥當，茫茫塵海何處相逢，不如且緩再作計較。」韻蘭道：「介侯已同顧家的僕人楊泰尋去了。」佩纓道：「恐怕白走一遭兒，須去著實料理。」佩纓點頭。見別無別事，遂辭別回去。韻蘭同承元月紅在彩蓮船伴靈，共伴到了五七，直到明年正月初，方送承元回去。是年解館過年，雖不異往年而心事萬千。卻是毫無興致，連新年也不去拜賀。只秀蘭、蓮因、燕卿、凌霄、月紅彼此往來而已。光陰荏苒，已屆元宵，韻蘭在祠中祭過花神之後，命在延秋樹張燈，略略應個時景。此時延秋樹為凌霄所居，秀蘭仍住寒碧莊，燕卿仍住桃花樹，月紅與佩纓住寒花園。張燈之夕，韻蘭排設兩席於延秋樹。燕卿、佩纓、月紅、秀蘭為一席，凌霄、蓮因、月成、韻蘭為一席，命侍紅為監酒。數杯之後，意興闌珊，蓮因知韻蘭心緒不歡，命龍吉等燃放流星花炮。月紅擎著佩纓的手出至廊下仰著頭說：「這個是什麼？」佩纓也不敢多說，但道：「你看是什麼？」燕卿道：「柳條月。」韻蘭左右一看，寥寥數人勉強出來。看了一回，便到彩蓮船去，對著秋鶴靈位揮淚。席上皆不喜歡。凌霄也覺得無趣，同蓮因強拉韻蘭過來終席便命撤去。韻蘭萬分難過，回到春影樓睡了。各人也即散歸。延秋樹自有人收拾打掃，一宿不表。次日秀蘭得朱叔獻京信，說麥亨現頗得時，軍機處已擬定旨意，放海關司。不日當有明文，綺香園須著實留意，固麥子嘉近在幕府，彼受綺香園之侮，須格外留心。秀蘭得信來告韻蘭，議論一番而別。二十日為女塾開館，以闕差之期，循例請紳董太太夫人到園開筵啟塾不表。

不一日果然麥亨請到任，子嘉總管雜務，信任不疑。遂弄起權來，想當年綺香園曾受陳秀蘭之侮，此時若不報復，更待何時。又念女學亦若輩所開，遲圖家舊黨用事之時，可即從此人手。因示意紳董說圖家功令，凡培植學術恐教法紛歧，尚由地方官監督。此處學塾體制不宜，應當裁撤。紳董趙沈等向韻蘭說了，韻蘭殊不為然，謂此塾係自籌款項，並不經官當道，何得干預。遂轉去請蘭生、紫貽、聶士、晉康到園商酌，適值晉康之父仁園封公，為感冒所攏犯此吐血之症，不克前來。遂命其弟鳳標孝廉到園共議，公稟上憲，麥亨知這個義塾，係陽前任力助贊成。陽今出去使外邦，勢力頗盛，不能妄與為難，何如子嘉浸潤多方，說得綺香有藏垢納污之地，蘇韻蘭為導經釀禍之魁，遂心中搖動，飭上前往察訪，如果屬實，再作商量。豈知訪查之後，館中並無劣跡。迨蘭生等前來與縣中相見。百般開導，縣中亦許張羅，凡此時秀蘭已不敢出首了。鳳標亦頗有俠腸，極口辨析。子嘉恐致決裂，且作姑容。見韻蘭物議紛紛，欲將該塾停閉，眾人皆說不可，月紅道：「趁此時尚未開館，不如意作罷休。」蘭生、聶士、鳳標竭力阻止，當日散後，韻蘭於晚間復聚，以停止為不然。蓮因等一班在幽貞館公議，韻蘭意動，仍舊開館。凌霄也搬住女學中。餘玉成總理大成，凌霄、佩纓副之。命格外留心，仍請黃姑娘及何谷二先生為教習。佩纓公顧之暇，依著韻蘭學填詞之法，韻蘭亦有時教導，以慰寂聊。

這日是二月花朝，得杭州信說文玉病重，遂找佩纓來議覆一信。午睡之後，天氣因人。獨往花月園看佩纓，見坐在窗下，伏案敏想。韻蘭笑道：「又在此用功了。」說著只見案上有鷓鴣天，佩纓道：「上回姑娘教我填詞，我填不上來，改了三次，這會子好了，究竟像不像，請姑娘看看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寫出來。」佩纓方才做了鷓鴣天，韻蘭細細一看，中有「落日寒鴉暮點愁」一句，因笑道：「你這樣做是詩句，並非是詞句。詞句須纖而練，麗而峭，便是豪橫之作也另有一種景象，且又與曲文不同，如此『無可奈何落花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』定非香奩詩，『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』，定非草堂詞。」佩纓笑道：「究竟從何處入手呢？」韻蘭道詞：「有三法、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凡寫迷離之況，只須述景，如『小窗斜日到芭蕉，半牀斜月疏鐘後』，不說愁自然愁絕。倘言境則『咸陽古道，汴水長流』，言事則赤壁周郎、江州司馬皆有個儻。寫景致有一種，如『曉風殘月草平沙』；言情則『紅雨飛愁，黃花比瘦。』總之旨取溫柔，意歸忠愛，有了意思，神與古化方可下筆。」佩纓道：「那一家最好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隨各人性所喜而取，各家之同貫通之，李氏、晏氏父老、耆卿、野美、成少游、易安正宗也，上也，溫韋豔而促黃，九精而刻，長公麗而壯，幼安辨而寄，變體也次也，大約不過婉約豪放二體。秦少游多婉約，蘇子瞻多豪放，律中又有宮調方可付之歌唱。」佩纓道：「如何是宮調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黃鐘宮、仙呂宮、無射宮、中呂宮、仙宮、正宮；調指高平調、大石調、小石調、正平調。」說著，只見透蘭進來揭簾笑道：「還有二簧調，山西調、九腔、十八調。」韻蘭連忙讓座笑道：「你也教他做詞，他又來鬧我了。你來了最好，你同他去鬧罷。」說畢去取了煙袋吸水煙，秀蘭道：「到底講什麼？」佩纓笑道：「說詞律當中的宮調呢。」秀蘭說：「唐朝的填詞，一日宮調，詞有同名，而所入之宮調有異，如北劇黃鐘仙水子與雙調水仙子不同，南劇越調過曲。小排紅與正宮過曲，小桃紅不同，雖然曲中的法律，就是調中的法律；二曰襯字文義不聯，用兩兩個字襯托。現在不行了；三曰體制唐人長短句，都是小令。後來分為中調長調，但小令內也有長調，或加個犯字，或加一個近字，或加一慢字，以為分別。如南北名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，又有名數少同宮調不同名字，因此不同的，如玉樓春與木蘭花一樣。倘用木蘭花的工尺歌唱，便入大石調了。又有名異字數，多少同的，如蝶戀一名鳳棲梧，鶻橋枝、念奴嬌，一名百字令之類，正在長談，韻蘭去看種蘭去了。忽紉芳來將秀蘭請去，說月紅姑娘請。秀蘭起身向佩纓道：「明日你來，我細細教你。」說畢遂去。佩纓笑道：「太好了。」方到幽貞館來，只見韻蘭手中持著一封信進來呈交，說杭州要信，明日原局等回信呢。韻蘭接著見信左燒焦一角，知有緊要，心中鹿撞不止。將信拆開一看，卻是文玉於十九日難產而亡，小兒死在腹中，二十六日大殮。韻蘭這麼一氣，真是七竅郎當，四肢委頓，立命伴馨走訃，蓮因、玉成、凌霄、秀蘭、燕卿、佩纓、月紅共到幽貞館議事。見韻蘭淚痕滿面，大家無不感傷，說我們青年姊姊，一個一個的凋零，這事從何說起。韻蘭欲請二十四位僧尼，在花神祠招魂設祭超度三日。並將倚虹、碧霄、姍山、柔仙、喜珍、素秋、雙瓊、素雲、幼青、俊官一同配祭。另設一堂以祭秋鶴、冶秋、小香、倚玉三人，請蓮因、玉成襄辦一切。此時正月已盡，追悼完大家無所事務，或相聚看牌或論詩聯句。雖心中不甚自在，不得不強作達觀，蓮因在漱藥■一味修持。常勸韻蘭看破世情，說妹妹今年已是二十餘歲的人了，即活百年，也不過三萬六千日中，幼時三萬六千日中也不用說了，稍有知識便須讀書學繡纏足種種，受人管束，到了成人之後嫁了人即須當家井臼煩勞，米鹽瑣屑，若生有子女，則撫養保抱，更覺事事攪心，有了年紀又是夕陽在山了。你想人生在世僅有幾許光陰，而病疾之相纏、學問之刻責、悲歡離合之紛擾能有幾許可以趁心的時候，若修道的人，即使

死了後來享天堂永遠快樂，看破世人虛花，果然向道誠心便有把握。臨死的時候，便安樂了。韻蘭只管點頭，歎道：「湘丫頭在園時何嘗不是這樣勸我，但念天生我在世上不做成一件有益世人之事未免虛生。今僅開一個女學堂是人言藉藉，你今日只番公議，我想透了倒是心平氣和，此後當隨遇而安，我做我的事我盡我的心，這便是修道人手的第一層工夫。」蓮因道：「本來如此，但還有一層，既已為人，更當為己收斂心志，刻苦修持參透三屍坎離交濟也是不可少的。每晚你到我那邊來，我來交給你吐故納新之法，並嘗歷苦鞭苦帶的滋味，日久自然有效了。」韻蘭唯唯，自此韻蘭每晚與蓮因談起道來，不止數日，心志堅牢。頗覺津津有味，韻蘭本是絕等聰明，且夙根甚厚，一經溫習，漸有把持，日間或與眾姊妹消閒，或稽查塾中功課，晚間到漱藥■與蓮因參道，必到十二鐘後回來。瞬屆花朝照例祭祀，此時姊妹甚少，蘭生因丁憂，知三出門，隄士在杭，只紫胎，鳳標，晉康前來行禮，興教均不甚高。二月十四接到杭州帖，文玉定二十八日五七領帖。喪事過後，再談秀蘭姻事。韻蘭欲親往一弔，並與伯琴商議聘嫁秀蘭，因與佩纓、蓮因商議，蓮因道：「妹妹去了，幽貞館無人，雖有上夜男人，究屬不可大意，可將莊折契卷細軟珍玩暫寄玉成妹處，回來後再向取回，好在凌霄妹子，也在該處，彩蓮船已撤靈了，即叫凌霄妹子，在女塾幽貞兩處往來看管。」韻蘭道：「我此去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，即當回來，何必箱籠扛抬費事。」蓮因道：「事有難料，寧可小心些，現今園中人少，學堂那裡畢竟人多，還是寄去的好。」韻蘭方才允肯。一宿不表。

次日正逢禮拜塾中無事，蓮因邀了韻蘭檢點箱奩寄去。折契鐵箱兩只，皮箱十四只，書畫箱四只，珍玩箱兩只，蓮因格外收拾蓮被帳毯墊門簾，揀上等的也打了油布包好送去，惟平常所用仍放幽貞館內。春影樓十七日各姊妹為韻蘭餞行。十八日帶了伴馨、侍紅、龍吉到杭州去了。華鬢小筑惟玉潤、霽月同幾個小丫頭老媽子居住，外邊更夫廝役四五人，看守。佩纓、月紅仍住萱花園。卻說韻蘭在吳淞江戴生昌碼頭登船，逕赴杭州。途中輪船機器壞了，修理一日。二十一日早始到碼頭，在家走時已先達電報至杭，說蘇姑娘十八日午後起行。故伯琴、仲蔚、隄士於二十日便到碼頭迎接。隄士的夫人孫氏、仲蔚的夫人顧氏，也一同前來。卻未見韻蘭到埠，因又電詢上海。答言實已前來，佩纓便覺驚疑不定。至二十一日早上韻蘭到碼頭，卻無迎接之人，因命龍吉先行通報。中途遇見隄士，備細告訴了。隄士立刻回給信，仲蔚方欲遣顧夫人往迎韻蘭，已僱輿到了，因皆聚集別墅。客堂迎接，韻蘭見顧夫人短短身材，彬彬禮貌，既而孫夫人也到了，彼此見禮。伯琴、仲蔚、隄士皆見慣的，亦來坐談寒暄。一面安置房間，命人收拾行李。伯琴道：「多時不到申江，卻出了許多事務。秋鶴這人遭遇橫禍，可見天下之事難以逆料呢？」韻蘭歎道：「不可料的事正多，即是文玉妹子，以為極為收場，那裡料到……」如此說著眼圈兒紅了，仲蔚也不覺淚下，隄士道：「姍寶如此慘死，誰也料不到。」說著，侍紅、伴馨、龍吉已將行李押送過來，命人安放房內。見了伯琴，顧夫人等請了安，又回韻蘭道：「程儀禮物統已交給舍姐，姊姊請姑娘收下。」韻蘭道：「你照單上分送是了。」說著金姐、秋香來見了禮。仲蔚笑道：「還要姑娘來費鈔。」韻蘭道：「區區土儀，不足掛齒。」顧夫人道：「風塵辛苦，我們回到裡頭請姑娘靜靜罷。」韻蘭感然道：「到文妹妹停靈地方去看看如何？」孫夫人道：「已安葬了，在孤山之東，回來游西湖同姑娘去。」韻蘭道：「靈座設在那裡，待我去看看。」顧夫人遂與孫夫人、韻蘭到後堂客房房靈位前，只見掛著許多輓聯，白幕垂座上供著長命燈。也不暇細看，那眼淚已如雨珠。遂跪下叩四個頭，卻並無人還拜。但顧夫人還福一福，拜畢，侍紅、伴馨也向上叩頭。顧夫人便請韻蘭到上房，此時分送各人之禮，龍吉已隨著金姐分送清楚。孫顧二夫人聽得金姐說明收到幾種禮物，因向韻蘭謝了。時已及午，即命預備便飯。晚間為姑娘洗塵，少頃送來四盆六肴便飯，向來伯琴、仲蔚、隄士在綺香園時，本與韻蘭同席飛觴，此次男女士賓，卻不能援照曩例。故三人自在書居用飯，韻蘭卻與孫顧兩夫人同桌吃罷漱洗，收去殘席，並坐談心。顧孫兩夫人道：「姑娘園裡景致極佳，久欲前來瞻仰，奈為俗事所拘未遂心願。」韻蘭道：「小小地方，雖略有山水亭台之勝，然不足以供瞻觀。現今春信方酣，花鳥略堪玩賞，俟喪事畢後同二位赴申作十日遊何如？」顧夫人道：「此地以西湖著名，今去開弔之期尚有七八日，當同姑娘去略見一斑。」韻蘭點首孫夫人道：「姑娘園中有一位姑姑，法名蓮因的前數年曾在海印庵住持卻見過兩次，品貌才學卻是西湖上數一數二的，此番何不同來？」韻蘭道：「他現今一意修行，也想不到再來此地。」顧夫人道：「還有一位姓白的姑娘，我家老爺說收場當不甚好。」韻蘭歎道：「不容說起，說著令人煩惱。」三人正在談心，只見金姐進來向顧夫人稟說，蘇姑娘房間已收拾了，請奶奶同去看看。顧夫人遂請韻蘭等起身到西首一間，見簾幔牀帳一色新鮮器用無不備全，韻蘭帶來的錦被卻鋪在上面，旁邊另有外房，外房外隔一小間為兩婢居住。原來顧夫人與仲蔚本極敦和，因己無所生，請仲蔚另娶文玉，又恐同處別有意見，故令在別墅居之。今文玉夭亡，仲蔚悲慘，故顧夫人來此暫管一切，俟喪務完畢，再返舊居。韻蘭所住之上房係七開間一進。文玉之房在極東首，兩間現正空著，顧夫人之房在極西首兩間。顧夫人房之對面北首另有上房一進，韻蘭臥房，卻與顧夫人相對。僅隔著一小小庭心，韻蘭見了臥房，雖不及春影樓，然軒敞寬宏，淨几明窗，尚能適意。孫夫人別去，韻蘭遂住其中，因問仲蔚，說起先一日接不到曾傳電詢問，故是晚燈下詳寫一信，以釋佩纓之疑。到了二十一日早起梳洗，孫夫人已請仲蔚在西湖預備一舟，已與韻蘭梳洗去遊玩了，孫夫人來各用早點，帶著大丫頭海春、愛珠乘輿先赴昭慶寺坐定，忽肩輿一乘如飛而至，抬至庭心，一位姑娘素服出轎，視之乃伯琴堂妹雪貞也。韻蘭等見了大喜，上前問好，知己姊妹久別相見，格外激動。原來雪貞在諸家守寡已屆四年，今因文玉之喪故從金陵而至。方到家內知韻蘭也來住在別墅，遂帶著丫頭抱琴坐轎出湧金門。既到別墅知韻蘭等已動身到昭慶寺去了，雪貞又急急僱著輿夫趕到昭慶寺來，方得相遇。和尚送上茶點，雪貞乃長篇大段的講說家事。真有一回涕淚一回頻申之慨，幸孫顧二夫人將長談岔住，方在各處略略隨喜，在斷橋登舟至平湖秋月，已是午正，舟中已預備中飯，吃畢到孤山見梅花已開，遍地瓊瑤，游畢登舟到聖因寺，已是夕陽攔嶺，早膳完了，登岸。乘輿繞楓林寺，謁岳王墳回至湖山，游曲院河，顧夫人道：「蘇姑娘若要游林雲輞光，恐怕為時匆促，蘇堤恐不能暢游也。」雪貞道：「若要暢游西湖，一個月也恐不能游到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們是游了輞光，其餘等開弔之後，再來未遲。」雪貞道：「你仲後腳，難為地主人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也是此處地主，只回費了令兄令嫂，後來擾你如何。」說後眾人皆笑了。當時顧夫人命備輿，自雲林羅漢堂而西，路深徑曲，夾道松篁。行數里，抵庵中，上有石庵方丈，正對錢塘江人家，方欲往游金蓮池，忽方丈了惟前來迎接，引至法安堂內禪房坐定。合中請安，請教韻蘭姓氏。原來了惟自薦醫之後伯琴即代為住持，聯紳士之名向當道保舉，得為輞光方丈，兼主雲林寺。此時見了顧夫人，豈有不竭力奉承之理，因道：「二少太太到底死了，可慘之極。」顧夫人道：「只是天命，人力不可挽回的。」雪貞笑道：「我們此刻要擾你香積廚了。」了惟道：「請姑奶奶放心，老衲已命人安排去了。此時尚早，請各位去隨喜隨喜。」雪貞道：「好。」便隨著了惟到各處閒遊。了惟一一指引，到了晚上，在講堂之偏備了素齋，請韻蘭等晚膳。此地本來屏除葷酒家，志也不在飲。用過晚膳，了惟已另潔內房一所，恭請安居。到得內房，然後別出。眾人見淨几明窗，衾被清潔，因此地常有遊人眷屬在此歇宿，故預備各物週到異常。是夜韻蘭、顧夫人、雪貞等聯榻談心，不能成寐，推枕復起，開窗一望，夜色沉沉，隱隱有江聲入耳。雪貞道：「今夕若有月色，則此景是自不凡。」顧夫人道：「北風太冷，莫癡望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前二三年雪姑娘在我們園中時興致最好，動不動吟詩聯句，這會子興致大減！可見多一時閱歷即多一事。」說著但聽音樂之聲，侍紅指著東北角中空道：「姑娘你看一人駕著祥雲來了。」韻蘭一看，果然如一個女人裝束，金光護體，駕了祥雲，鬚眉畢現，自遠而來，瞬息已近到了門前，卻即停止。但聽開言道：「靈犯小仙參見。」伴馨眼快一望，卻是碧霄。顧夫人卻不認識。雪貞道：「碧姊姊快來。」韻蘭喜極不住的招手，請他步下雲頭。碧霄道：「我今日奉太君之命，往度桂花仙，特來一會，也不便長談，我們要好一場，寄語靈妃，善自堅持莫忘本性。世事浮雲，過眼名利皆虛，近日之受侮傾家即為試心之藥，勿介懷也。」言畢冉冉升空向西南方而去。家人無不驚異，閉窗復枕被長談，議論此事，雪貞道：「他叫靈妃，不知誰是靈妃？」韻蘭明知為己，因道：「他說去拯桂花仙，不知誰是桂花仙子？」顧夫人道：「這位仙姑到也體面，蘇姑娘等如何認識？」雪貞遂歷告碧霄來歷。顧夫人道：「阿呀！原來他也是個姊妹，為何做了仙人呢？」雪貞道：「他的道行深呢，他先前到園的時候一條池子也飛過了。」顧夫人道：「他後來說幾句殊為不詳，恐也是警告的意思。」韻蘭歎道：「隨遇而安，也不管是福是禍。」說著，但聽窗外漸漸瀝

灑，忽然下雨起來。侍紅道：「今後好了，明日不能動身，這怎麼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索性多住一天，但文妹妹弔期該怎麼辦？」顧夫人笑道：「住在和尚庵中一天不夠，再住一天，倒也笑話。」說著，忽聞遠嶂雞鳴。雪貞道：「不好了，快些睡罷，我們明日早些起身，還要游一遊別處呢。」於是大家安睡。韻蘭初時轉輾不睡，不一會倒睡去了。紅日已升，方由伴馨叫起。顧夫人、雪貞梳洗已畢，笑道：「這等貪眠，我們打算撤了姑娘先回，待和尚留著去。」只見了惟進來請安。雪貞笑道：「如何？和尚來留你了。」了惟笑道：「太太姑娘這麼起早。」顧夫人、雪貞、侍紅等皆吃吃暗笑。此時了惟指揮香伙，送進早點。眾人用畢，伴馨笑道：「幸虧天晴了，若此時尚不停，真個不能走子。」顧夫人立起，命打轎動身。了惟也不便強留。遂各坐轎起身，共到船中。並不繞道蘇堤，卻一逕出行春橋。韻蘭欲在三潭印月一遊，乃命舟子繞向北邊。即在船中午膳既到，卻於石桂三外有埂堤，名放生池。上構一亭，有御書匾額，韻蘭等登岸，略游一遍覺澄心濯魄，眼界一空。韻蘭欲就近至海印庵一訪蓮因舊錫，遂下船渡至清波門，命舟子問路領往曲折至庵。見三進五間園位於茂林深樹中，入內有老尼應門迎入。見禮之後，談起之時，方知老尼澄修。蓮因、萱宜去後，至澄修已換三人。已不悉蓮因詳細，隨喜至佛殿後座，旁邊有破席蒲團，一見澄修道：「這是蓮師太焚修，時常坐的，去後頗見靈。大凡有疾病的誠心在蒲團坐了一回，便可霍然。但心有不誠或平日別有大過，往往因此速死。故貧尼不敢教他人坐了。」韻蘭、雪貞聞之，不禁失笑。因道：「蓮師太近在上海綺香園，已是仙人了。我們本是姊妹，這個蒲團你也無用，我們給你香金，你把這個給我帶回去罷！」澄修大喜道：「本來我要他無用，奶奶們帶去到極好。但是蓮師太已是仙人，怎麼還在世上呢？」顧夫人道：「我們不哄你的，你將來到他們園裡頭，便知道了。」此刻斜陽西下，舟人幾次相催。韻蘭因助香金二十兩，命將破蒲團攜下舟中。匆匆與澄修相別。此刻莊家別墅，已是燈火齊明，因到路近只數十步，不必坐轎。但見眾人因預備開喪忙碌不堪。外客堂賓客飲酒，尚未散席，仲蔚正忙，只伯琴前來接見笑道：「你們也算好了，和尚倒不留你們。」時顧夫人尚在後面指揮，片刻亦到，三人一同入內。眾媽丫頭均出恭迎。共到內室歇息片時，外邊賬房客人皆散去了，仲蔚方入內詢問遊蹤，伯琴亦來講說。因韻蘭等用晚飲，二人方出去了。伯琴亦即回去。次日請知賓酒，隗士也來了。隗士之夫人，至二十八日方與韻蘭見面，自然投契。這日為領帖之期，親戚交遊，往來絡繹，一切禮節等也不細表。惟送靈至墓，韻蘭、雪貞卻跟至葬處，痛哭一場。預領人制了花園，掛墓前石柱之上，此是西洋風俗，表過不題。到了二十九日眾家人收拾殘場，又忙了一日。韻蘭意欲作西湖後游，與雪貞計議，雪貞道：「春光明媚，行樂及時。我三嫂子家務尚多，不必邀他同去。不如邀洪嫂去罷。」韻蘭道：「你去游……」雪貞道：「今日且不用說，明日再談。」原來洪隗士的續娶夫人孫氏，人雖美貌卻有內才，最喜吟詠。此次見了韻蘭，知為不櫛進士，頗思結交。因會面之初，不便和盤托出。到了三十日，雪貞與他說了，便應承並邀顧夫人同往。於是顧夫人不能再推卻，也只得允了。遂定初三日續游。僱定大船一隻，重遊蘇堤。到了初三日，即在別墅前登舟逕去，不用陪行。龍吉因為仲蔚所留未去，韻蘭遂一逕至蘇堤。但覺春意澄空，水天一色，舟過望山橋，南高墓挺峙可接。此時三月天氣，柳條曳綠，桃李多春，游船絡繹不絕，雪貞心志舒暢。與孫夫人商議聯句，顧夫人於此事並不精明。因道：「你們都是雅人，我算了罷。」孫夫人道：「我也一知半解，況有蘇姑娘大匠在前，也只好算了。」雪貞道：「我有一個打算，請三嫂子替我們寫著，我們只顧做詩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雪姑娘還是這麼高興。」雪貞也不理，抱琴丫頭同愛珠安排文房四寶。一面命船上開席，隨意飲酒。韻蘭等竟不能多飲，略吃兩杯便催飯吃了。收拾撤席，漱洗已畢，孫夫人商議題目，顧夫人道：「我雖不能吟詩，卻能命題。今日也不用另求別個題目，只照現在的光景做做就是了。」韻蘭道：「也好，就此景罷。」雪貞因請顧夫人將題目寫了，係上巳日西湖即景聯句九個字，又道：「七言還是五言？」孫夫人道：「我卻有五言起句，便五言罷。」顧夫人道：「好，你且說來。」孫夫人道：「冉冉流光速，鶯花又晚春。」顧夫人道：「也好，我來寫。」便照他寫著兩句云：

冉冉光陰速，西冷又晚春。

韻蘭道：「十一真韻，倒也寬敞。」因吟道：

鶯花三月暮。

雪貞便接口道：

風景六橋新，權放清波路。

韻蘭道：

杯流上巳辰，夭桃千樹秀。

孫夫人道：

官柳一堤勻。

雪貞道：「好，官柳一堤壓倒韻丫頭了。」孫夫人道：「未必。」又吟道：

天地襟懷曠。

雪貞道：

閨蟾意氣真，勝游尋舊跡。

韻蘭笑道：「我有一句，卻對得過你。」便吟道：

殘局寄愁身，

孫夫人道：「姑娘為何作這等瑟句？」韻蘭方才覺悟，知道琢句雖好，未免不堪。便道：「言為心聲，不能自己，回來罰我。」便道：「我還有出句，念給列位聽。」因又吟道：

聚散隨緣影。

雪貞道：

窮通付劫塵，詩腸流浩蕩。

韻蘭道：

世味異酸辛，死生懷名士。

雪貞道：

遭逢感美人，苦吟非昔抱。

孫夫人道：「你們卻想著心事，做這等頹喪句子，也是關係平生福澤，難道做詩的定要想到苦處，方有好意麼？況詩意也應轉正了。」因吟道：

良晤亦全因，脂粉仙家玉。

雪貞道：「好。」便接吟道：

珠璣內府珍，休識周室笑。

韻蘭道：「用褒似典故也附會得，好極！」也吟道：

肯學楚宮顰，妙語蘭同馥。

雪貞道：

澄懷月許親，纏綿能解脫。

孫夫人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方欲接吟，韻蘭便道：

曠達自精神，古竺曾修禊。

雪貞道：

平湖合問津。

孫夫人道：「好收句了，我來結了罷。」便吟道：

及時行樂慣，漫怨綠窗貧。

顧夫人道：「恰好，十六韻前後句子也相配。」大家重新看了一遍，方在稱贊，忽聞船梢上侍紅高聲呼喚說：「在這裡。」伴馨也在那裡叫。顧夫人便問何故，侍紅道：「龍吉駕了小船前來，遠遠在那裡招手，不知何故。」韻蘭在船艙中看時，那小船已近向游船傍攏，韻蘭便問何故，見龍吉已跳上船來，面上失色，一見韻蘭便哭道：「姑娘不好了，剛才莊三老爺得燕姑娘的電報說，綺香園被麥關差大人查抄封閉。惟留著女塾不敢封，秀蘭姑娘同月紅姑娘被劫去。」雪貞問倒底什麼，龍吉道：「我們姑娘的綺香園，被關差大人封了。」孫顧二夫人著實吃驚道：「有這件事？天也反了！」龍吉便將一張電報給韻蘭看，顧夫人一面放船回去，一面同著韻蘭，手中的電報，卻已由瞋士去翻出。此時雪貞也驚得呆子，侍紅、伴馨道：「我的東西未知封去不封去？」侍紅道：「自然也在其內，便是我的東西，亦同歸於淨了。」伴馨道：「我們姑娘的產業，值錢呢，我和你的算什麼！」侍紅道：「若姑娘的不失去，還可望償給我們，這回子莫想了。」伴馨道：「他們勝我們幾千倍呢，尚遭劫數，何況我們且得過再過罷！」兩婢在此私語，韻蘭等一面開船，一面把這電報閱看。龍吉即坐著大船回回，那小船自行回去。但電報之語何如，可看第六十回便能明了。